

★历史·文化★

皇家嫁我天一方 ——浅谈唐朝中后期的“和亲”

王 灿

【摘要】“和亲”是维护两个不同民族或政权相互友好的重要形式。这一形式在中国历史中也是被历朝历代广泛运用。而到了唐朝中后期，这一形式更是发展到了极致。本文借唐朝中后期“和亲”的诸多实例，来分析这一阶段“和亲”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其产生原因。

【关键词】和亲；唐朝中后期；政策特点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24(2011)06-0043-04

“和亲”这一形式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它主要指的是两个不同民族或同一种族的不同政权的首领之间出于“为我所用”的目的所进行的联姻，尽管双方和亲的最初动机不全一致，但总的来看，都是以避战言和，保持长久和好为目的。^[1]而在唐朝一代，以唐太宗为首的君王统治者抛弃以往成见，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2]，故而为了增强唐王朝凝聚力，使各民族和睦共处，所以在唐朝一代，“和亲”之举成为了安定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无论是从次数还是范围上来看，唐朝“和亲”之举都是远超前代。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即公元742年至唐朝灭亡（公元907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之中，其“和亲”政策又体现出了与前代乃至唐前期的诸多不同。而本文则将以这一时期内的“和亲”实例来阐述唐朝中后期“和亲”的特点与原因。

一、唐朝中后期的时局

在唐中后期，唐王朝相较于前期“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的富强已是每况愈下。尤其是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在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依然没有终止。

与此同时，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逐渐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能力，这种状况尤其体现在北部边疆问题上。

自安史乱兵初起，唐王朝便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而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王朝甚至连长安城也难以保稳。

而此时正忙于平乱的唐朝也根本无暇顾及吐蕃的北上与东进，时至平乱终了，收复两京之时，由于兵力欠缺，只好向回纥借兵。初收两京，由于肃宗的应诺，回纥兵在入东京时，肆无

忌惮地出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但是肃宗仍然奖赏如数奉给,赉之锦厠宝贝,御宴犒师。肃代之间回纥人在唐的频繁活动,使之摸清了唐的“底细”,从而有了轻唐之色。^[3]而且,由于军事装备需要,唐廷更为需要回纥马。但是,在“市马”交易之中,回纥人往往用劣马充良驹,抑或是提高马价,然作为“天朝上国”的唐廷,即便吃了暗亏,但回赐亦是颇巨,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唐朝的经济困难。

除此之外,东北边上的两蕃(契丹和奚)虽然不断地对唐朝尽义务以巩固、发展双方友好关系,但是从事实上来看,“如果抛去契丹与唐没有直接交往的时间,那么,双方50余年的战争占双方交往时间的一大半……而战争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4]。而正是看出了唐王朝的不断衰落,两蕃也在唐朝中后期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屡次叛唐犯边。

国势的衰退,时局的不稳,加之藩镇林立、边疆吃紧,也使得唐王朝愈发显得摇摇欲坠。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与安定,军事力量已大不如前的唐王朝在其中后期主要采用惠赐、和亲等手段来维护双边关系。因而,在唐朝中后期“和亲”现象愈发频繁。

二、唐朝中后期的历次和亲及其特点和原因

“和亲”是唐代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唐初对突厥、吐蕃、吐谷浑等的和亲,都是有着其明显的绥靖意味,旨在羁縻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求得稳定与和平。而到了唐朝中后期,“和亲”不仅愈发频繁,而且也逐渐开始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在唐朝中后期,自公元744年始,共有十数位公主嫁与外藩。分别是:

和义公主李氏,告城县令李参女,744年嫁拔汗那可汗(奉化王)阿悉烂达干;

静乐公主独孤氏,驸马都尉独孤明与信成公主女,745年三月嫁契丹可汗(松漠郡怀顺王)李怀秀;

宜芳公主杨氏,舅父李隆基,745年三月嫁奚可汗(饶乐郡怀信王)李延宠;

宁国公主,肃宗李亨女,嫁郑巽、薛康衡,758年嫁回纥英武可汗磨延啜;

小宁国公主,荣王李琬女,758年嫁回纥英武可汗磨延啜,为宁国公主媵;

崇徽公主仆固氏,大宁郡王太保仆固怀恩女,769年嫁回纥英武可汗移地健;

咸安公主,德宗李适女,788年嫁回纥天亲可汗顿莫贺;

永安公主,宪宗李纯女,许嫁回纥保义可汗,819年成议,而可汗卒,公主出家为道士;

太和公主,宪宗李纯女,821年嫁回纥崇德可汗,825年可汗卒,而后三次改嫁于新可汗;

安化公主,懿宗李淮女,僖宗之妹,许嫁南诏圣明文武皇帝隆舜,883年入南诏^[5]。

由这些历史记载,我们也可清晰地看到在唐朝中后期历代君主间,对于“和亲”一事的重视程度。而相较于前代以及唐朝前期的“和亲”来看,唐朝中后期的“和亲”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亲”公主的身份愈发尊贵

无论是在汉代的和亲还是唐朝前期的“和亲”历史中,作为“和亲”的公主实际上很多都是由宫女、抑或是宗室远亲之女来担当,像汉代的王昭君本就是一名宫女,而唐太宗时期的文成公主则是一名宗室远亲之女。然而到了唐朝中后期,“和亲”的公主身份却益发的尊贵起来。

从上文中所列的十数位“和亲”公主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多达五位公主乃是真正的“正牌公主”,即皇帝亲生之女,而且在参与“和亲”的公主之中,近亲宗室之女也愈发多了起来。自肃宗向回纥借兵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回纥便向其请婚,为了以示重视,肃宗遂许孀居在家的宁国公主去“和亲”,而她也是第一位具有真正公主身份的“和亲”公主。自此,在德宗、宪宗两代与回纥的“和亲”中,皆是指派自己的亲生女儿为“和亲”公主。而唯一一次与西南部族“和亲”的历史中,僖宗也是派出了自己的妹妹、懿宗的亲生女儿安化公主为“和亲”公主。

从“和亲”公主身份的变化,其实不难发现唐廷的深层用意。首先,与回纥通好,是出于对局势的考虑。由于安史之乱后,军事力量的大幅下滑,导致唐朝一时难以与多方势力所抗衡,因而必须与逐渐强大的回纥修好,借以抗衡其他蕃族;其次,以正牌公主“和亲”也是一种安抚怀柔政策。以安化公主为例,在其“和亲”之前,南诏已与唐交战近20年,“中国为之虚耗,

而其国中亦弊”^[6]唐与南诏双方实际上都已无法承受，所以在南诏请婚后，唐僖宗便同意此事，借以平稳政局；第三，从真正的公主参与“和亲”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唐朝中后期皇权衰落。尤其是安史之乱后，权阉横行、藩镇林立等等都让皇权逐渐衰弱，为了维护政权，在“和亲”之时，他们也只有将自己亲生女儿嫁与蕃族。

（二）“和亲”公主的命运益发凄惨

而在唐朝中后期“和亲”的诸多公主中，她们的命运也远不能与唐前期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相比，其中不少公主境遇凄惨。

1. 惨遭杀害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李延宠降服，唐廷拜他为饶乐都督、怀信王，以皇室外甥女“杨氏为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宠”^[7]。然而，这次和亲安边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不久，李延宠竟杀害了宜芳公主，又一次叛唐。同年，契丹李怀秀归降唐朝，唐廷拜他为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出女独孤为静乐公主妻之”^[8]。而这次和亲安边仅起了几个月的作用。当年末，李怀秀便杀公主叛唐。

2. 出家为道

“永安公主，长庆初，许下嫁回鹘保义可汗，会可汗死，止不行。太和中，丐为道士……显露婚费。”永安公主本以“许下嫁回鹘”，因为其可汗刚好死去，永安公主随即“丐为道士”，才得以逃脱出使塞外的厄运。尽管如此，但终其一生长伴青灯，却又颇为无奈。

3. 一嫁再嫁

太和公主在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出嫁回纥崇德可汗至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回到长安的21年间，先后嫁给了崇德、昭礼、彰信、至驰四位可汗，在此期间太和公主极有可能是按照“胡俗”嫁给这四位辈份不同的统治者。

4. 沦为随嫁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肃宗之女“宁国公主既降回纥，又以荣王女媵之。”^[9]尽管后来小宁国公主亦成为了回纥可敦，但是堂堂一位宗室近亲之女成为一位随嫁，实在让人唏嘘不已。与上面几个例子相比，那些虽客死异乡、但寿终正寝的公主反而显得境遇要好上许多。从这几位公主的悲惨境遇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唐朝的衰弱在其身上所打下的烙印。无论是在唐廷还是蕃族人眼中，这些“和亲”公主实际上都只是一种工具，如果工具能起作用，那么尚能留存，一旦这些工具无法起到该有的作用时，那么就可以毫无顾忌的将之遗弃。而这些公主的命运实际上也是封建社会对女性歧视、压制的一个真实写照。

（三）另一种形式的“和亲”

在唐朝中后期，有一种公主的联姻形式表面虽然不是“和亲”，但其实质却与“和亲”并无太多差异——这种公主的联姻形式就是公主下嫁藩镇子弟。

安史之乱后，随着唐王朝的实力急剧衰落，公主的婚姻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唐朝帝王笼络权臣、安抚人心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唐代公主下嫁藩镇子弟的具体情况如下^[10]：

代宗永乐公主下嫁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田华；

代宗新都公主下嫁田华（永乐公主薨后）；

代宗嘉诚公主下嫁魏博节度使田绪；

德宗义章公主下嫁成德节度使张孝忠之子张茂宗；

顺宗襄阳公主下嫁义武节度使张茂昭之子张克礼；

德宗义阳公主下嫁成德节度使王武俊之子王士平；

顺宗虢国公主下嫁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之子王承系；

文宗寿安公主下嫁成德节度使王元逵；

顺宗云安公主下嫁泾原节度使刘昌之子刘士泾；

宪宗普宁公主下嫁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骅之子于季友；

昭宗平原公主下嫁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之子李继肅。

从上述公主下嫁藩镇子弟的实例来看，所嫁公主皆为货真价实的天子亲女。尽管这种形式的联姻同蕃族“和亲”在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从实质上看，都体现出唐廷对藩

镇势力的担忧与重视。从地理上看,藩镇聚集之地,实则也是先前胡化之地,陈寅恪先生说:“河北本为胡化地域,安史所以能以之为根据。”^[11]而从人员上看,诸多藩将本身就是胡人,比如:张孝忠“本奚种,世为乙失活酋长”;王武俊“本出契丹怒皆部”;田承嗣虽不是胡人,然“世事卢龙军”,受胡风同化久矣。^[10]也是由此,这些藩镇的存在有如在天子卧榻之侧,然而彼时的唐王朝已然无力采取任何限制手段,为了牵制这些藩镇,唐廷也只有使用这种类似于“和亲”的联姻形式,借以维护统治、稳定时局。

三、结语

综观唐朝中后期的历次“和亲”,无论是由里及外的异族“和亲”,还是虚表实里的藩镇联姻式“和亲”,实质上都是一种为了维护政权的政治举措。但是这历次“和亲”所产生的效用,并不能因为唐廷诚意的多少而发生变化。坦白的说,这种政治婚姻最终所取决的还是国家自身的实力。这就是为什么在唐朝前期,蕃族以能娶到“和亲”公主为傲,而到了唐朝中后期,即便是嫁去货真价实的天子爱女,蕃族亦不屑一顾的主要原因。

“和亲”作为一种政治博弈形式,其受到了实力与时间的限制,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解决和平问题的终极解决方式。随着唐王朝国力的每况愈下,公主下嫁的荣耀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它所带来的虚荣也越来越不能满足野心勃勃的边疆蕃族以及藩镇地方势力的胃口。将弱质女流推上政治舞台,期望从她们身上获取政治利益,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种时代的悲剧。

当然,也不能就此虚化唐中后期“和亲”所带来的一定积极作用。例如在多次与回纥的“和亲”后,回纥与唐王朝的关系也一直较为融洽,而在安化长公主出嫁南诏后,唐和南诏也基本能和平相处,再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与此同时,这些“和亲”公主所带去的先进文化与生产方式也让她们所在地蕃族受益颇深。

或许是看到了太多唐中后期“和亲”不成功的实例,故而自宋以降,“和亲”实质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参考文献

- [1] 崔明德.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研究二题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年第2期
-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197)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 p5164
- [3] 赵汝清、周保明. 745—840年间唐朝与回纥交往之弊及其实质 [J]. 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1期
- [4] 崔明德. 隋唐民族关系探索 [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4年, p110
- [5] 杜成辉. 唐安化长公主和亲考 [J]. 大理学院学报, 2009年第3期
- [6]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253)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 p8190
- [7]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215)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年, p6579
- [8]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219)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p6687
- [9] 王钦若、杨亿等. 册府元龟(卷799)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年, p5845
- [10] 王剑. 另一种和亲——也谈中唐以后公主下嫁藩镇问题 [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3期
- [11] 陈寅恪. 读书札记一集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1年, p525

[责任编辑: 林俊华]